

0080

依新蘭

震 公



大 青

一

依斯蘭 (Islande) 這充溢着稗傳流史的島嶼，牠便是斯文遜司鐸的產地了。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他誕生在島南一個農家，雙親是耶穌教徒，父親是個資質聰穎的農夫，曾歷任審判廳秘書跟政府行政公務員，並辦過十五年報，他的報章至今被保存於萊耶未克 (Reykjavik) 公共圖書館中，被認為依斯蘭風土人情之惟一誌源。

父親的多才多能，子女們顯然會受到相當的影響。果然，熊（家庭名諾呢 «Nonni»）——即斯文遜司鐸，在他父親善導之下，幼年時早獲得

智慧上的成熟。六歲，開始讀拼音字母，他的母親便是他的教師，他父親的圖書館則儘量的供給他參考書。所謂參考書也者，便是幾本荷馬的著作呵，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等童話呵，這時的小熊，在頭腦裡盤旋的，差不多都是些童話中的王子公主跟英雄好漢了。

由於閱讀書本範圍的擴大，他的童心使他不耐煩再蟄住於小小的島上。果然，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裡，一葉征帆，把這少年載到高本阿根（Copenhagen）一八七〇年的戰爭，把他想往法國遊歷的意念打消了，他整整一年留在葡萄牙，那時他開始研究宗教，竟日沉醉於宗教書本中，驀然地，在一八七一年，他求得了母親的同意，開始了「保守生涯。」

不久，他終於離開了高本阿根，念書於主宰公學（Collège de la Providence）中，一八七三年，他的弟弟阿爾孟（Armann）（家庭名嗎呢（Manni））

也來了，於是他們兄弟倆很和睦地在一塊兒念着書，這時，他已開始了寫作，但並不發表而已。一八七八年他跨進了「耶穌會」之門，跟着便是他的弟弟，他弟弟去世於一八八五年路佛杏（Louvain）之哲學期中，他便離別了比利時，不久到了荷蘭，爲研究他的哲學，他再由荷蘭到了英國，學成後，被派往達納馬克（Denemark）一公學任教授。直到一九一二年，在他帶學生往依斯蘭島作了一次遠足後，他產生了那處女作：《在冰火之間》（Entre les glaces et les feux）；從此，他的著述便陸續不斷地產生了。一九二一年的一場大病，逼他到荷蘭之阿埃柴當（Exaten）休養，後至斐特凱雪（Feldkirch）地濱公斯當斯（Constance）河，在那邊，不但病全好了，而且他文學上的修養工夫也到了「火候純青」的地步。他的名著《諾呢（Nonni）》出版於一九一三年，跟着便是這本《諾

呢和嗎呢，(Nonni et Monni)» (一九一四年) 這本書的出現，曾給「耶穌會」日曆以燦爛的一頁，同時出版了那本《依斯蘭之聲音》(La voix d'Islande) 他最後的著作是一九二二年完成的《海濱之城》(la ville au bord de la mer) »

可惜；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已在「不久的過去」逝世了。但是；他那富於詩趣的著作，永遠留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值得回味的教訓。

作品評語片斷

「斯文遜司鐸的著述，自有他個人獨具的風格，他的筆下往往充盈了清鮮的氣氳，文理的明朗，描寫的細貳，是他的獨到處。他描寫那本土動人的風俗跟原始的習慣，火山跟噴泉的外貌，冰天雪地，光怪離陸的噴石，當他從依斯蘭到達爾馬克去的一段過程中，他敘述了少年時的一番經歷跟冒險史，他仔細的記着他對於故城中文化迅速進化的驚奇，總是以詩意去領畧去欣賞。」……

「他的小說，全記載着他幼年時的遊戲跟冒險史。這好像是他整個童年時代的劇本，這劇本如此逼真，點飾得他生命史之一頁美麗光

明。可是，他的冒險史却總是如此的動人，如此難以形容的甜蜜。」……

「斯司鐸作品的價值，在南方我們可以在各種文學批評中看到，他的名字在歐洲很少有人不知道的，就是在斐洲跟南北美，他的名字也很響亮，這實在是因爲他的作品譯本太多的緣故，英，比，西，法，德，荷，葡，蘇，波，匈，意，等國，都有他的譯本，而對於他給各學校的演稿及散登於各報章雜誌的論著，更不知其數了。」……

「斯司鐸並不創造故事，却寫述自己的故事，他那稠密的作品，都是他個人詩意分析的結晶。如果我們把他的作品靜心默念一下，那麼，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會給你一個雋永的印象，因爲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人入勝，使人感覺到生活的真樂。」



一

哼！真好看！在伊斯蘭的正南响，那兀立在壯麗偉大依柴樵馳灣水中的亞鬼利城。在那兒，我跟我的爸媽一起住着，也就是在那兒發現了我要敘述的故事。

一天——我才十一歲——一位堂兄叫愛格利的前來拜望我們。他的來，我們極表歡迎的。

當晚，便來了一個家常的宴會，呵！就是這宴會，它牽起了我萬丈的

回憶，宴會之後，愛格利自願爲我們奏一次音樂，以侑餘興。

這是一枝他時常帶在身邊，並且，他精吹得極動聽的笛子。

對這無條件的贈與，我們當然拍手讚成，至于我，我更是如何的驚奇，當我聽到「笛子」兩個字，呵！這一聞其名未之見也」的笛子。

愛格利不慌不忙的打他攜來的小皮箱裏，拿出一個玲瓏美麗的銅套子，很當心的放在膝蓋上，然後打了開來。他抽出一根光耀奪目烏木做的笛子，襯上嘴去開始吹了。

真使我嘆賞，那聲音是如此的婉和，工匠的心是多麼巧妙會造成這種樂器，我陶醉了，自出娘胎到現在，從沒聽見過如此悅耳的音樂。

啊！空前未聞的音樂！

在吹每次音調之前，愛格利給我們解釋一遍，然後他再給我們吹

各種不同的調子，法國的，英國的，跟葡萄牙的，它們中的好多，給了我一種極活潑的印象，深刻在我腦海中，永永勿忘。

這是我第一次快樂的經驗，這半小時的興奮，使這次笛子的餘音時時繞在耳鼓邊，渺飄在心海上。

晚上，衆人都睡了，只幾顆星星在天邊閃閃，我偷偷的摸索到我們新客人的房中，並求他教給我他那吹笛的技藝。

「阿！這真是個不速的要求，」愛格利回答着我，驚奇得使他興奮起來，他捧起我的雙手繼續說道：

「不能，我不能！我只在這裏過一晚，時候不允許我答應你提出的問題。」

「但是我實在想學，你在今晚教我些最基礎的常識好了。」

「今晚你不想想，人家都睡着了呢，小孩子！」

「怎麼不呢？我都想到了，我們輕輕的吹好了。」

看在我熱誠懇求的面上，愛格利便開始教我各種不同的音調。我跟他兩人直弄到夜深，仔細地練習着。

末了，他似乎知道我會開始吹吹了，而且以後我可以自己學習了；我便和我教師談天了，我說：

「照我看來，會吹笛子是世界上最快心的事了。」

「對了！小朋友，你有理，笛的聲音好像是一種玄妙的魔術，就是野獸也會受受到它的影響，人家會用笛子來幻惑蛇和老鼠，甚致海裏的魚兒。聽人說德國有個叫阿夫魯田的，他能用這方法使全城的鼠子跟着他跑。」

「那麼，」我說：「果真像你剛才所說的也能幻惑魚兒嗎？」

「怎麼不是！」

「哈！那麼，請告訴我應當怎樣做法。」

「在一處靠海的僻靜所在，慢慢的吹，聲音越響亮悠遠越好，如果時候一久，那麼，魚兒便會游到水面上來；它們優游地，慢慢地往來游着；它們聽，聽，然後拍動它們的鬚翅。」

「恐怕不能吧！我難道也能？」

「一定的！只看你能否把音調吹得非常準確！」

夜已深，時間再也不允許我就攔了，我不得不回到房裏去睡了。

整個的夢境，我都在吹笛子。

依斯蘭島上沒有鼠子，也沒有蛇，可是有許多的魚，江海河渠，都是

魚類叢生的所在，所以，縈繞在我心上的，只是一種思想，就是用吹笛的方法去釣魚。

好容易，挨到天亮，愛格利走後，我便留在房裏急急地對爸爸說：

「爸，我真愛笛子，請給我點錢去買個跟愛哥一樣的。」

爸爸起先坐在寫字台旁，聽見了我的要求，便放下了筆桿，睜大了眼睛，退坐在一張沙發上，說道：

「你想買一梗笛子？噯！噯！貴得很呢！我看還是慢些，以後再商量吧！」

「但是，爸爸，請買個比較便易些的吧！噯！我是多麼願意快些得到一個。」

爸爸笑了：

「既然如此，你去買一枝白鉄的小笛子，算在我的賬上好了。」  
我趕緊的謝了謝，飛也似的跑去了。半小時後，我已是一枝巧小美麗的笛子的主人翁了。

從此以後，我便朝朝暮暮不停的學習着吹笛子；熱切的操練着；不久；我便把我所知道的音調，都吹得純熟了，我更設法使笛音越嚮亮越悠遠。……

呵！如果我預先知道這笛子在不多幾天後將把我跟我的弟弟牽涉到一種極度痛苦的環境裏，我早把這笛子摔得粉碎投在火中燒了。  
可是，我何嘗有預知未來吉兇的本事，換言之，我又不是「先知」——還不是照樣的，快活地，無知地，向正等候着我的危壑裏跑去。……

原书空白页



「我再有一個難關當打破，就是「得到往大谷那兒去的允許。」不願意做一次孤獨的遠足，我去尋到了弟弟嗎咪，對他說：

「聽着，嗎咪（嗎咪爲其小名，如我的是諾呢。）你高興嗎？跟我一塊兒去到大谷中作一次小艇的游行。」

「游行？誰不願意？不過你想到那邊幹些什麼呢？」

「我打算吹一次笛子，給魚兒聽聽。」

「吹給魚聽？你想信它們會來聽？」

「一定的，這還不够，你看魚兒會跟着我跑呢！噓！不要響！媽如果聽見了，便不許我們去了。」

媽咪答應了，我便去請求媽媽的准許。

媽媽，她同意了，但是她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要天氣好才能出去，並且不准離得海岸太遠。

這最後的條件爲我很難接受，既然我願意選水寬的地方，可是，終于我謝了謝媽媽，並答應遵守她的信條。

這是一種騙人的話，我離開媽媽時心裡覺得非常的後悔。

多快樂的翌日！蔚藍色的天，太陽發出燦爛的光明，天氣是溫和的，空氣裏面夾雜着無數野花的芬芳味兒。

我們並沒有讚美日子的美好，只覺得何等幸福呵！媽咪跟我！

大清早，我們的行旅已準備就緒，我們那染成紅綠色的小船，已安放在水面上。

我背了釣魚傢伙——一梗尖上裝着鉛鈎子的紅竹竿，在鈎上掛着兩條魚兒最愛吃的蛆肉餌子。

我安頓小弟弟在船上時，忽然前面走過來一個老婆婆，她是個寡婦，名叫刀爾地（Thordis-）人家都叫她爲老伐拉（Vala）這名字是以前老外教人，一向如此用來叫老「先知」們的。

可是；刀爾地不是僞「先知」之一，相反，是一個仁慈而又熱心的老婆婆。

「上那兒去？孩子們！」她這樣向我們發問。

「到海谷裏釣魚，媽媽。」

刀爾地看見了我露出在袋口的白鉄管子，便說：

「怎麼還上那兒去吹笛子？」

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便回答道：

「是呵，順便。」

她那雙老眼，對我們深深的注視了一回，額上皺起了深深的紋路

說：

「不知什麼緣故，我真替你們倆擔憂，」她更慢慢的加上這樣一句：「希望天主保護你們！」

她的話把我感動了，緘默了片刻後，她重新說：

「乖！啫呢！還是不要去罷！」

「爲什麼？」

她注視着我的弟弟說：

「因爲恐怕這次動身，你們會遇到困難的地方；試想兩個幼小無知的孩子，孤另另的往海谷中去，這究竟是一種冒險的舉動呵！」

我呆了，猶疑不決，正在想收回成命時，嗎咪叫了起來：

「快！快！快！我們到底去不去呢？」

「去，我們去！嗎咪。」我機械地如此回答着。

設法強制住了內心的恐怖，我回頭向刀爾地老婆婆道：

「爸爸跟媽媽許我們作這次小旅行，這爲我們是很值得的呢。」

那位好婆婆重新說：

「所以，靠托上主！至少勿太離遠了奧地利（Oddeyrri）海岬，你們在

海灣以內玩，在那些大船的中間，有不少的地方，可以供你們玩的。」

我便回答她道：

「我們自己很知道的，請放心！」

允許不出這海灣，這件事爲我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出海灣，那麼，我們全部的計劃，會一古腦兒打破，我們的目的是搖到海灣以外，去尋一處僻靜的所在。

於是我結束了同刀爾地的談話，和她道了聲：「再見！」

嗎咪坐好後，我跳上小船，便離岸了。

海水被朝旭照得鏡也似的粼粼發着映光。

「多好看呵！多好看呵！」嗎咪快活得拍着一隻小手大呼。

我們的小船在經過了沙灘後，便飄浮在深水面上了。

我那小同伴，對於搖槳，似乎很不勝任的樣子，我便對他說：

「聽着嗎咪，你是個勇敢的孩子，今天你變成水手了！」

這話他很聽得進，立刻，他很快的跑去占據了把舵的地位。至于我，坐在橈子上，拿起槳來，在鏡似的水面上，我們的小船迅速地滑渡着；一片陽光，映照在水上，如鍍了一層黃金。

幾隻拋錨近海灣的異國舟艦：深深的交吻着光明的朝暉，跟近處淺綠的海水。

我弟弟說：

「喏呢！我們不好先搖近那隻大船邊去看個清楚嗎？」

「對呵！嗎咪！我也願意如此，我們有着充份的時間呢！快把準舵！」

我們看見差不多二十只左右從科彭黑根（Copenhagen）來的

葡萄牙商船；再有一隻腦威的捕鯨舟，和一只英國產的大水牛，這水牛是屬於一位住在島裏英國貴人的。

北邊遠處，停着一只叫邦桃兒（La Pandore）的法國軍艦，比較最大，這軍艦來到這海灣已好幾天了，不久便得回法國去的。

在岸與大艦之間，還泊着一只擺渡船。

這些風光，像我們這般大的小孩子，是很感到興味的。

嗎咪把舵對準了那些最近的葡萄牙船，我便拚命地搖起槳來。

我們起先在累舍爾（Rachel），科恩黑根（de Copenhagen）邊繞了一週，獻媚似的，觸動他們的紅防布。

在艦邊的水手認識我們的，便笑容可掬地交換了一次敬禮，並對

我們祝福道：



「小弟弟，祝你們快活！」

在赫塔 (Hertha) 邊，那些葡萄牙小水手，向我們搭訕了：

「上那裏去？」

「我們做一次旅行。」

「上我們船上來！」

「謝謝，我們不應當上來！」

「誰禁止你們呢？」

「我們的媽媽！」

「什麼緣故呢？」

「不知道，恐怕我們遭着危險吧。」

「這又怕什麼呢？」

『聽說有一天，一個小孩子跑到一只外國船上去，船開了，人家從此得不到他的消息。』

『不幸的故事！這……但是你們且等一會兒，我立刻就來』一個水手這樣向我們說完後，便消逝於艦頭了。

爲預防不測起見，我把小船搖離了船邊幾咪達，心裏如此想着：

『不知道他要做些什麼？』

不多時，他又出現了，把兩個大橘子拋入了我們的小船，對我們說道：

『正好解渴！』

我謝了謝他，喏呢送給了他一個飛吻。

然後，我們把桿子去觸碰那被陽光染成金銀色的英國船邊，爲看

得清楚起見，我們在牠四週慢慢的搖。

幾個英國式的臉馬上在橋上出現了，帶着紅色的奇形怪狀的軟帽。

他們向我們打招呼，並且對我們叫了幾聲，他們話裏，我們只懂得一句：『Good boys!』

我們也打起英國話來回答：『All right!』

『All right!』這兩個字，是我們唯一的英國話，那些英國人開始笑了，並且再叫着：

『Good boys!』

『All right!』我們只得再繼續的來幾下這句單調的答語。

許多大船全被我們一個一個的巡禮到了，每一只船都給了我們

一些新鮮的事兒。

最後；輪到那只法國的巡洋艦邦桃兒。

我們在它旁邊盤旋了好久好久。

水手向我們和愛地打着招呼，在他們的中間，還有許多穿褐色服裝，黑頭髮的活潑童子。這些都是青年的候補水手，據說，他們不久便會升做法國海軍的將校，我們都用深奇的眼鋒相望着，他們打着法語向我們祝候，可是我們不懂，怎麼辦呢，小弟弟便向我說。

「不也應當還說幾句嗎？」

「是呵！可是我們不會講法國話呢！」

「你至少能叫：『拿破崙』（Napoléon）他們一定懂得。」

「你相信？」

「我相信，快些叫！看他們怎樣回答。」

於是；我們同聲疾呼：「拿波崙！」

這呼聲把船邊的人都喜坏了，水手跟候補者越來越多，他們伏在艦邊防布上，笑着看我們兩個小荷蘭人。

嗎咪圓而玫瑰色的孩子臉，結實的身子，他的哥哥呢：臉比較白一些，兩個人都有遺傳的發光的頭髮，在水手們的眼光中看來，這兩個棕色的小東西，的確有些怪得異樣。

終於我向嗎咪說：

「去罷！人家太注意我們了。」

「唉！不錯。」

打了「再會」招呼之後，我們的小船離開了大船，正在經過那船

邊圍梯時，忽然；從岸邊飛快地馳來一只小汽船，一直開到我們的船邊，我們的小船讓了一讓，便打算趕路程，誰知小汽船中一個武裝軍士，一伸手把我們的槳搶了過去。

嗎咪和我設法想向他贖回，於是起了一個小小的鬥爭，在橋上看熱鬧的人更多了。

我們的要求，不滿三分鐘便宣告失敗了，一只生粗毛的鉄腕，把嗎咪和我抱住了。搖到繩梯下等着：

我們自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便對嗎咪說。

「一看！我們做了法國人的俘虜了。」

不，真奇怪，爲什麼他們如此用力的抱我們，而臉上却如此慈祥跟

和氣

『是在跟我們開玩笑吧！』我想：『我們一定不會有什麼值得怕的。』

同時，有一位軍官模樣的人，從軟梯上很快的跑下來，笑嘻嘻的把我們抱了上去。

知道人家對我們一點沒有惡意，我們便不遲疑地跟他走。

在橋上等着歡迎我們的，只是許多笑臉，大家輪流地握着手，那位軍官領我們穿過了那裝有宏大海炮的寬橋，在炮的週遭，好些隱重的小兵，正在徘徊躑躅着。

我們的領路人，——軍官，帶我們下了一級鐵梯，到了一個安放着桃花心木的門口，進去便是一間幽雅的小客廳，一切都是清潔而又美麗的。

那軍官做手勢叫我們坐在傍桌的椅子上，他去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大而多畫的書，放在我們面前，再做手勢，叫我們一頁一頁的翻着看，同時他自己却離開了房間。

看看四週沒有人，我偷偷的對嗎咪說：

「呵！外國地方，我們真像在童話中！」

「是呀！但人家待我們却比童話中的王太子還好！」

「他們還想對我們做什麼事呢？嗎咪你猜猜看！」

「我怎麼知道？也許會把我們送到法國去，像以前都爾人(Tures)

送依斯蘭人(Islandais)到英國去一樣。」

嗎咪的猜想真使我好笑，我便對他解釋道：

「希望不如此罷，你曉得都爾人捉了依斯蘭人去是他們叫做奴



隸，法國是不行奴隸制的呵。」

「我也不喜歡做法國人的奴隸，既然如此，我到想去遊歷遊歷。」

「那邊一定很好玩！」我這時一點不疑惑這希望會實現於不久的將來。

我們開始一頁頁的翻着書，但不久，門開了，走進來一個穿白衣裳的人，這是船上的廚司。

他笑容滿面地點點頭，然後把點心放在桌上，再給我們斟上兩杯白酒，做了個「請」的手勢便走了。

「哈哈不坏，他們這些法國人！」嗎咪對我說。

「你能確定嗎？」我回答他。

立刻：老實不客氣，我們動手吃了。

麵包是很好吃的，尤其是兩杯白酒，增加了不少精神，我們吃完後，那軍官已跨了進來，我們立刻站起來，並跑去伸着雙手，照我們家鄉的習俗謝謝他說。

『謝謝你的美意。』

他懂得，並緊緊的握住我們的手，然後領我們到近船頭處，一個光線充足的小房間裏。

一位先生拿着照相機，正在那兒等着我們。

我們整了整衣服後，他便把我們放在適當的地點，我坐着，嗎咪站着，兩手按在我肩<sub>上</sub>；

「嘖塔！」一小聲響……我們已拍好了；那拍照先生對我們含笑點頭，表示謝意。

回到橋上，立刻，我們被許多法國青年包圍住了，在他們的臉上，顯出可愛的，活潑的，設法欲跟我們談話的樣子，但是，都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誰也不懂誰的話，於是我只能再說一句：『拿波崙！』

最後，他們送我們上了小船，那時我們的衣袋內已塞滿了餅乾跟乾葡萄。

熱烈的『再會！』聲中，我們的小船移動了。

原书空白页

### 三

脫帽歡送中，小船離開了，邦桃兒號艦。

在衆人的視線集中之下，我們把小船搖得比衆的得法。

看！八歲的水手向着黑的海水，很吃力的把住舵，我呢；極力的把槳划得準確。

當我們的船搖到一個離大船較遠的海面上時，我拼命的把槳削着海水。

我們的船很迅速的馳去，海水的沫，差不多快飛上船梢了。疲了！我便讓船兒順水蕩去，這是很舒適的，在如此風平浪靜的海面上瀉着前進，像一片落葉順着風，逍遙于流水之間。

我便問弟弟說：

「怎樣？這次旅行你覺得開心嗎？」

「噢！真開心；跟法國人在一起多好！有得吃。」

「是的，我們現在才知道，他們抱我們上去爲的是拍張照而已。可是，……到法國去却成了夢想了。」

「喏呢，他們的點心是真好吃！」

「呸！不要貪嘴！媽咪，正經我們還是釣釣魚。」

「那麼，我們先選一個好地方罷！」

「好地方多得很呢，那前面就可以了。」

離海灣很遠的一個地方，那兒距海谷已很近了。

我們的船便停住了。在我們無識無憂的小心中，早已把媽媽的叮囑跟刀爾地婆婆的話忘在腦後了。

我放好了槳說：

「我們在這兒先應當釣六條魚，一條給爸爸吃，一條給媽吃，另外四條給姊姊、婆婆、我、和你。釣完後，我們再向北去到那奧地利岬頭，在那邊我將吹笛來引魚呢。」

「知道了，」那小水手這麼回答。

我拿了釣鉤，拋到海水中，媽咪親愛地向我說，

「讓我先釣！」

「得！你先釣好了，可是第一條魚應當給媽媽的。」

「她最歡喜吃比目魚。」

「好！讓我來釣一條比目魚。」

那釣鉤兒迅速地沉了下去，似乎一直碰到了海底，我便把細繩交給了嗎咪，他把繩兒往拳頭上繞，差不多到四十呎達模樣，他知道比目魚是專游泳於這麼高度的水中的，於是靜靜的，他用一雙小眼睛候着。在這當兒，我便慢慢地享用袋裡的法國點心。好像弟弟說的一點不錯，真夠味。

已經，嗎咪在叫了：

「比目魚上釣了。」

「快拉呵！」



他聽話，可是立刻又叫了起來：

「呸！有個X，餌兒都掉了。」

「不要緊，媽咪，魚還沒有吃呢，再來一次，試試瞧！」

鈎兒還沒有沉到海底，弟弟又叫了：

「喏呢，我又有了。」

「恐怕不是比目魚吧，鈎兒還沒沉得深，大概是條鱉魚，大不大？」

「不，小得很，它拉得很輕。」

「可惜！但不妨拉起來看看。」

不消片刻，媽咪從水中釣起來一條東跳西躍的小鱉魚，掉落在我

橈邊。

「看！這倒很有意思，」弟弟說：「尾巴上還有一點黑的。」

我拿起魚來一看，呵！餌兒已深深的凹進它嘴嚙的深處了。

「你說，我看還是把它放生了吧，太小了；況且我們要的是比目魚，不是鰲魚。」

「放了它吧！這樣我們也許會有幸運。」

我把小鰲魚擲在海裡，它像飛箭似的鑽進水去。

嗎咪拋下了釣鉤。

兩分鐘模樣，他又叫：

「我又有了！」他舉起了鉤子，真是個比目魚。

「爲媽媽，」他拿了魚，把它藏在船艙中貯水處。

「現在，啫呢，應當輪着你去釣其餘的五條了。」

「好。」我說完便把餌兒拋到海底，預備再慢慢的上提幾咪達，我

知道比目魚的所在地。

我覺得我的釣線一陣陣的顫動着。許多魚圍住牠，它們輕輕的咬着，但不損壞牠。

不久，我覺得魚兒把線拖得很利害了。

「我有了大鰲魚了，」我一面拉起繩來一面說。

嗎咪伺候着。

「哈！」他叫了起來：「看呀！喏呢，你一釣便是兩條。」

真話！兩條鰲魚，一個鈎上各鈎一條，一大一小。

我先安置了那大的，等我握起小的一看；咦，我又發現在它的尾巴上有一個小黑疤，像嗎咪所釣的一模一樣，而且；在它的嘴裡，我也尋到同樣的傷痕，啊！原來先前放生的那條小鰲魚兒現在又上釣了。

嗎咪驚奇起來了，他說：

「這次；啱呢，我們把它留着吧。」

「好吧，這小的歸你，那大的給爸爸。」

十分鐘後，我又到手了三條別的。

我划着槳，嗎咪坐在船邊，迅速地，向北前進，搖到了奧地利岬的盡處，我鬆了槳，休息一下，因為已渾身是汗了。

小船平軟地蕩漾在水面上，四週一切都覺得很可愛。

死靜籠住了整個的大海。

可是，誰能否認我們的所在地，不是一個帶危險性的地方呢？

看！低潮處：海谷中的浪兒不可遏止的向大海中滾滾奔去，反之；在高潮處，因着大西洋水的推送過激，浪沫一陣又一陣的衝着崖壁。

在岬的另一方面，海谷寬闊得怕人，在北面瀉流着一片平坦無際的茫洋。

所以，四面形勢是如此的險惡，在畧有智識的人看來，我們的確已誤入一種不可救藥的災危中了。

可是，在我們無智的心靈中，只想着我們的魚兒，玩着我們的笛兒，除此以外，我們再也想不到旁的事。

我提醒嗎咪道：

「現在你應當留心，仔細瞧，在我吹笛的時候，水深處，魚是否會浮上來！」

「是，是，喏呢，快些開始吹吧！」

於是，他伏在船邊，雙眼骨溜溜的注視着水，當我很賣力吹笛的時

候。

好久，好久，我們倆如此的做着，我吹笛，他看水。

一種輕微的音調，飄浮於我們的四週，空氣異常靜寂。

在一條那間，我們的象司中，彷彿看見一只魚頭鑽出了水面，我們的眼，耳朵，腦子，只集中在魚兒身上。

但這些禍首——魚兒，終於騙了我們，它們始終沒有離開水的深處，媽咪便指示我說：

「至少，它們須很久才會來。」

在我一方面，開始不耐煩了。

愛格利難道會騙我嗎？——不，決不會的。而且他不是明明說過的，就是魚兒聽到了笛聲，還是應當繼續的吹下去呀。

好，  
再吹！

一  
切  
的  
希  
望  
並  
未  
失  
去！

原书空白页



## 四

噯！我倆盲目地，專心於吹笛跟釣魚兩項工作，完全沉溺於快樂戲耍之中，我們不看見雲兒已蓋住了天，空氣越來越潮濕，愈來愈新鮮，當一陣濃霧騰遮住了兩岸，並慢慢地向四處密播時，半個大地已變成悽慘的景色了。

激退回來的低潮，開始着怒吼，一記猛烈的巨浪，衝上我們的小艇，把牠如飛的擊出了奧地利岬。

不幸的孩子們，還拼命的划槳，使小船更似箭的向大海中溜去！

我弟弟第一個看見了危險。

「啫呢！」他忽然大叫：「不好了！岸都看不見了！」

「岸都看不見了？」我重說了一遍，便探首四眺。

真話；我只看到灰色的雲霧！

我呼了一聲：

「呵！主呀！我們迷路了。」

心靈忽然發現了「死」的恐怖，我把小笛子擲在船的盞處。

「嗎咪，快些，把舵對準城裡！」

他跳在舵位上，但不一會，他充滿着疑問的眼光說：

「城在那一面？我不知怎麼把才對？」

我設法想尋準方向，但是沒用了，東南西北，已成了一個深遠不解的「謎。」

一番思索之後，我確信海浪已把我們沖得離岬太遠了，此處只是無底的大海，海濱沙灘已遠在數里以外，就是看見了岸，欲想登陸亦已不可能了。

如何是好嘞？

我們已身臨危境了。

嗎咪抱住了舵棒，用潤濕的目光注視我。

我現在是船主，他等待我的決定。

末了，我對他說。

「媽咪！你難道真不知道那邊是朝南？」

他左右的亂眺，深思，終於搖了搖頭。

「沒有法子，喏呢，我找不到。」

希望上主保佑我們，因為我也如此，一點都辨別不出來。

經過了一個很久很久的時間，我倆緘默着，不發一語，一齊注目於四週不能透視的厚霧，這些霧竟越來越大了。

我重新拿起槳來道：

「至少我盡我的力，我打算亂划一陣再講，也許，碰巧搖過危險也說不定。」

把我吃奶時的力氣都使了出來，我划着槳。

小船活潑地在平靜光澤的水面上滑動。

可是，我們到底上那兒去呢？

向海灘去？向西？向東？或是向城裡去？

其實，看這光景，我們努力的方向，正逆着潮水，就是說因為逆水的緣故，我們的小船只在水面上滑動而不前進，而且也實在沒法前進！我知道我們現在的方向對是對的，可是……！

如果，我順水搖去嗎？那糟了，那更糟了，因為如果順水而行，正是自己幫助波浪把自己送入死途。

這些思潮弄得我灰心了。

我放好了槳，挨近了弟弟坐着。

寂靜又包圍了我們全身，一刻鐘後，嗚咪問我。

「爲什麼不搖槳了？」

「因為這太勞而無功了，我不知道該向那邊搖？你呢？更和我一樣。」

嗎咪便不響了。

「這真可怕呢！」嗎咪嘆了口氣後說。

「可不是，」我只能這般回答他。

事實呢？我們目前真話是處於極可怕的環境中了。

呆若木雞了，我們靜緘着，默念游泳於足下的魚兒：

一會兒，嗎咪向我帶淚而注視了。

「可憐的嗎咪！」我由同情而發出了極大的感動，握住了他的雙

手道：「你冷得很，你的手都發白了，而且冰冷的，你不舒服嗎？」

「不！並不很利害，喏呢，不過真的我很冷。」

『我自恨沒法來營救你。』

『就要過去的，啫呢！快不要多心！』

我一方面，深知這難關並不會很快的過去的，這不過是初步危險的開始罷了，但我不敢向弟弟說明。

潮濕和冷，一刻比一刻厲害，寒風冷得刺骨，夜幕已快籠罩住整個週遭。

是夜已來臨了？或祇是大霧的關係？

天會這麼暗：——我們不知道，我們一點不能回溯過去的時辰。

我把媽咪抱住，使他暖和些，我如此愛這弟弟，我不願他受半分苦

痛。

他側首枕着我的胸脯，閉上了雙眼。

好久——我們保持著如此的姿態……

我俯首看了看嗎咪，……他也不見得好些，——他那平時發紅的臉蛋兒，已越來越青白了……

我是如何的疚悔，疚悔我這次無知的行動！因為我，使弟弟受這痛苦，我，呵，我是弟弟痛苦的原因。

終於，他睜開眼來問：

「永遠看不見岸嗎？」

「嗯，看不見，我們只向大海中馳瀉着。」

他又道：

「多冷呵！我願意睡了，……但冷得睡不着。」

他的每句話像巨掌敲擊着我的內心，怎麼辦呢？我又沒預備帶大



衣來給可憐的孩子蓋。

我猛然記憶起袋中剩餘的葡萄乾跟點心，這雖不是「冷」的救星至少是「餓」的振援。

「你餓嗎？」我問嗎咪。

「當然，但冷比餓更利害。」

我對他解釋說吃點東西也許會比較好些，他同意了，於是，我們開始吃着，我們的蓄食差不多都完了。

吃完東西，的確，似乎比較好一點，我們想把精神重振起來，可是冷空氣竟把一切勇氣都趕跑了，我也覺得冷得利害。

我緊握住嗎咪的手，恐怖極了，他雙手已像兩塊冰了，他的臉，已灰白得像死屍一般了。

不論如何，當先使這可憐的孩子暖和一些才對，我幸而有着這條忽的靈感，我穿的是件短衫，還有一點暖氣，便趕緊脫了下來。

「媽咪，」我對他說：「來，我給你套上這件短衣。」

「不，喏呢，如此你將弄成病了。」

「沒有危險！我比你年紀大，一切都比你受得住，我當比你先受些苦楚才是，讓我給你穿上罷，快些！」

「我不相信，喏呢，我不相信你不穿短衫會吃得住這種冷，你穿着吧！」

「怎麼，吃不住嗎？我你難道忘了去年在愛居來里阿亭路上，我整整幾小時站在風雪之中嗎？真是……」

「所以，那次回家後你生病了。」

『不錯，但只生了一晚病，睡了一夜便好了。』

終於，嗎咪不嚮了，我在他薄粗布短衫上套上我的那件，並小心地給他一個一個的把紐子扣好。

我倆緊緊相偎抱，共坐於舵位上，關上眼皮，設法睡覺。

一會兒，我睜開眼來，看看嗎咪，似乎比較好些了。

熱的短衫，顯然發生了相當的效力，我是如何的欣喜，竟忘了自身刺骨的寒冷。

嗎咪雙眼仍是閉着，但不像在睡。

『睡着了？』我低低的問他。

他張開了眼睛，點點頭，然後，台起頭來向我道：

『你不知道我正在想些什麼？我在想：我們這樣睡不着，正因為我』

們還沒有念過夜課，媽媽不是這樣講過嗎？人要晒得着，睡得舒服，當先念晚課。『如果我們念了夜課；「啱呢！」』

『好，念罷！』

輕輕的跪在船板上，各人答念着在家時臨睡前習念的晚課；念完晚經，我請弟弟再念一遍很熱切動人的經文，媽媽曾教過他，我却不會念，立刻，他合起小手掌，用輕脆的荷蘭口音，緩誦出優美的聖曲：

『呵，耶穌！』

希望你的一只手；

做了我的枕頭，

還有另外的一只呢；

做了我的被兒。

如此，便不會有危險臨頭。

呀，希望我永遠不離開你！

耶穌呵！孩子們的朋友。

也許，一朝我將去世；

請把我的靈魂，

安放在你雙手。

並把它一直送上天國樂園。

噢！我的耶穌。

希望你的天神們。

多麼純潔的：

看守着我們的床兒。

在這點黑的夜裏，

他們的翅翼。

會把一切仇魔趕走。

在患難中。

我們也能高枕無憂。

最後又誠心地加念了一遍「在天我等父者；」我們重新坐下，親密地相依着，臂圍着臂。

「現在好了，是不是？」媽咪充滿着信仰如此相問。

「呵！是的，我也信如此。」

「你也信天主會來救我們？」

「一定的，媽咪。」

「媽媽也說過。」媽咪繼續着說：「只要我們能熱心求天主，信任天主，天主準會來救我們的，我們已經做了，是不是？所以，我們可以不用

怕了，啫呢！現在好天主好天神都跟我們在一塊兒了。」

我久習慣於聽弟弟講這種令人神往的話，但，不知什麼緣故，今天他在這一分鐘所講的話却格外的深刻，格外的悽美，使我的眼淚不知不覺地奪眶而出，密流滿臉了。

「現在」嗎咪又作他的結論道：「我們定能好好的睡一覺了，一定的，天主會來救我們的。」

我感動得話都講不出，祇把他更擁得緊些。

我深悉他純潔純美的靈魂，一定比我更接近天主，他的話，我領會句句是出於上主的嘴唇。

我弟弟是一個天真而絕端多情的孩子，所以，他被愛於一切見過他的人。

因此，他好像是我的護守天神，因着他，我日漸的熱心，那從他無知的心中說出來的話，句句能打動我稚弱的心坎，往往把我的灰心，變成極大的信仰。

我們躺在櫓上睡了，擠得緊緊的，不久，睡神真話輕輕的關上了我倆的眼皮。

密霧中的小船，似陽光中一點塵埃，搖搖蕩蕩地擺舞着。

浪濤一記記怒擊着牠，天上的安琪兒守護着牠，平安地，向無邊無際的大海中，浮飄而去……



## 五

沉沉的夢境，經過了幾許時間？我不知道，可是，夢魂的驚破，却是非常奇突的。

我們全身感到一種利害的振動，忽然；我倆同時顛覆於船底上。

一種奇異的聲浪，發出在我們四週，像牛鳴又像波濤的澎湃聲，同時一陣驟雨傾盆似的灑澆到我們的小船上來。

海水是非常的騷動，小船被弄得搖搖欲覆。

事情還有更奇突的：沒有半陣清風，剛才傾落的大雨忽然停止了。伏倒在船上的我，想扒起來看个究竟，可是一度寒冷的長眠，初醒時，四肢已麻木不仁了。

剛站得起來，我倆都又倒下了。

而且，船振得如此厲害，我們只得跪着，手緊握住舵棒，奇突的聲音如此迫近，如此尖銳，使我們同時呼出怕極的吶喊。

不透明的灰霧，擋住了我們的眼鋒，使我們的處境越顯得可怕。

受了這一下重大恐怖的刺激後，我們又來了半晌的緘默。

最後，嗎咪說：

『那兒來的這大浪？喏呢，連小風都沒有。』

『咳！我又怎麼知道呢！嗎咪。』

「還有，這場雨又從那兒來的呢？方才下得多利害，現在却一滴雨都沒有了！」

「我一點不知道。」我一邊說一邊四面環顧，只見海水滾滾不絕的起伏着。

這波浪並不來自海底，海底的水仍是那般寬闊溫靜；這是種緩急無常的激潑。不合常態的波濤。

「是這波浪使海如此混擾的嗎？」弟弟倒身於我懷中，驚疑不定的這樣詢問。

「也許是郵船從我們近邊經過，也許是地震的緣故。」

我的話才說完，一個巨大的浪兒，又衝上船來，這大浪如此的不速，使我們只是牢牢的相牽握住。

我向浪來處細細一看，於是，在我們眼簾前又發現了一幅令人瘋痴的圖畫。

離小船幾咪達光景，我們親眼看見，由水中探出一個龐然大物，色黑如炭。

同時，當一梗白色驚人的煙柱直豎於那出現的怪物身上時，剛才奇突的聲音，現在又重響了起來。

那梗白色的煙柱，凌空遽忽的消散，變成了傾盆的大雨，灑落在海面跟我們的小船上。

現在，我解釋已往一切現象的疑點：——

我們正給一群鯨魚包圍着，它們正嬉躍着，噴着強有力的海水。我同時更知道小船處境的危險了，因為像我們這樣的小船，真不

放在鯨魚們的心上，不幸，我們的船給它們中的一只窺見了，那麼，那水禽只須游到我們的船底上照樣一吹，我們的小船便會像一顆桃核似的，飛到半空，然後掉下來成一個「元寶翻身。」

所以，目前的急務是速速擺脫這危境。

不耽擱一秒鐘，我再把舵捧交給弟弟，自己把槳放入水中，希望於最短期間內遠離這些可怕的水禽。

我盡力的搖起槳來，小船活潑地馳了開去，我看見那粗笨的水禽，露起它的前身，再慢慢的沉下去，用尾巴打着水。

因着我不斷努力的結果，不久；我們衝出了鯨魚之圍，海水又回復了平坦和緩的面目。

我仍舊繼續着搖我的槳，使小船與鯨魚的距離愈大愈妥，到末了，

我放下了槳，再跟弟弟相併而坐。

雖然受了鯨魚不測的侵擾，心中的小鹿兒別別的猛跳，可是，我們仍保持着以往的緘默。

我們實在受了過度的驚駭與磨難了。

「幾時了？大約，」嗎咪問。

「差不多夜半了吧，我想。」

「我想還得遲些，一定是午夜兩三點鐘模樣了。」

這話恐怕很對，因為我們自信睡得已很久了，我看了嗎咪一眼，憂悶又湧上了心頭，因為他的臉越來越頹唐了。

我叫他搖一回槳，活活血。

「可是」我又說：你只須搖單槳就夠了，搖雙槳你吃不消呢。於是，

我拿了另一隻槳，他也划着一隻。

幾分鐘後，嗎咪向我道：

「你的方法真好，我果然覺得好些了。」

「那麼；再划一回兒便更好了。」

他聽了我。

忽然，他急急的提起兩條腿，大叫：

「不好了！怎麼？水流進船裡來了！」

我急忙俯身下察，仔細探看。真的，水打船底緩緩上湧，已漏滿了船板，而且一刻不息的在高漲起來。

如果不立刻塞住漏洞，水立刻會把小船裝滿了。

死神在等待着我們！

我很快的撓起了幾塊船板，跪着雙膝，把手伸到水中，去摸那個平時用木塞塞住的底洞。（凡依斯蘭地方的船，都有這個底洞，行時塞住，停船於海灘上時，便可拔去洞塞，任水流乾）。

我意料這時小船的木塞已經脫掉；事實和理想正相符合，底洞果然空着。

「媽咪！我忙叫：『木塞沒有了！快些尋！』」

「向那兒去尋呢？」

「它一定浮在水面上。」

媽咪跪在橈子上，四面細找，可是，始終尋不到。

這時，我用手掌死抵住洞口，雖已竭了我平生之力，終不能完全止住水的偷流。



一連打了幾個寒慄，我跪在船底上，差不多全身入水了。

「因上主之名，嗎咪，快點！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水已到肩了！」

「木塞看不見，牠永遠找不到了。」

在充滿着失望的心緒中，幸而心靈獻給我一個主意。

「你的小刀呢？」我說：「快拿牠齊肩割掉我的短衫袖子！」

嗎咪割着袖子撕了下來，交給我的左手，我把它捲成塞子模樣，塞住了那「災禍之穴」，我開始能站了起來，水却已到小船的一半了。

我們尋「倒水桶」，才知道不幸又忘了帶。時候急了！應當立刻倒去船中的水，越快越好，因為這時，如果起了陣風，或是來幾個大浪，那我們準完了。

呆了……我們不知怎麼辦……

忽然嗎咪大呼：

「用我們的帽子好了！」

「對！嗎咪，但是趕快！」

帽子裡的水盛滿了，便往船邊傾去，一次，十次，百次……「水桶」（帽子）雖小，船中的水却一點點光了。

終於完全倒乾了，同時，失去的木塞也找到了……原來；牠正幽閒地躲在兩塊船板底縫縫裡。

我馬上把牠塞上原位，然後，再把浸濕的衫袖，用釣鈎上的線，「馬馬虎虎」的綁好。

閃避過這場危險的風波後，我倆便又雙雙坐在船梢。但我們的災患，豈祇如此簡單。試想衣裳全濕光了，在這夜霧迷濛

中，在無遮無蓋的小船上。

「如果天主會來救我們，咳！」我嘆了口氣。

「一定的，他會來救我們的，」媽咪，如此回答我：「既然我們求了他。」

「這是因為我們不聽刀爾地婆婆的話的原故。」

「到也不，你不記得媽媽說的，天主不肯馬上幫助人，是想試試人，是否真有信仰心，他願意給我們以確實的證明呢。」

「所以，如果他願意的話，還是請他早些給我們以確實的證明罷！咳，我可愛的媽咪，我覺得真不舒服。」

「可憐的，這是因為你身上的水已濕透了的原故。而且，你又沒有短衫，我現在還你好。」

「不，不，我不必再穿了。」我極力勉強着他穿，但他終於也極力勉強着我穿上了。

他的理由是：「我們不久就要脫險的，救星已不遠了。」

如此等待着，我們的環境却漸漸由兇險而更兇險了，我們全身都疆了，縮脛縮脖，四肢都難動移了。

「我們能再念遍『在天』」嗎咪如此提議：「也許好天主會更快些來救我們。」

「在天」是念罷了，

於是靜靜的，靜靜的……我們等待着……等待着……

對着密密的雲霧，茫茫的海波……

## 六

一度緊張的勞力，水的淫浸，困疲與乾渴，使我倆形式上像乞丐，像難民，尤其是我，兩隻衫袖，濕得水滴淋漓，一隻更是硬綁上去的。

目前，我們確已達到力竭聲嘶，憔悴不堪的地步了。

如果再沒有人來救我們的話，那……真難設想了。

媽咪打破了悲愁的空氣：

「你覺得怎樣？啱呢。」

「筋疲力盡了，你大約也是如此罷？」

「是的！我覺得昏沉沉的，東西都看不大清楚，——但是，喏呢，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你知道，水手們如果遇到了這種絕境，聽人說，他們就許一種「願」給天主，用以求救。我們不能也照樣許一個嗎？恐怕天主會更快的來救我們呢。」

「這倒很有意思，可是，許個什麼願呢？」

「你難道忘了，媽媽不會經講過嗎？那些外教地方傳教神父的故  
事？」

「是的，媽咪，那很好。」

我們的媽媽有一部「聖方濟各沙勿畧行實」。她時常講起聖人對於中國印度跟日本的使命。

媽媽講的故事，都很深刻的印在我們小小的頭腦裡，如今更經嗎提起，於是媽媽所講的故事，全盤給我回憶起來了。

弟弟繼續着道：

「你不記得是那一位聖人？他負着傳教於中國，日本，跟印度的使命？」

「我記得很清楚呢，嗎。」

「那麼！啱呢，我們許願給天主，將來我們大了，我們做領導教外人遷善的工作！好像這位大聖人。」

聽到了這箇提議，我開始遲疑了。

我覺得這種「願」似乎許得有點冒昧。

最後；我却同意了。便說：

「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一願，」我應當和你好好兒的許下。」  
「那我們快許罷，喏呢，使不致太遲了。」

把我們慌亂的心鎮靜了一下，把我們的雜念摒去後，向着在天全能的大父，低聲地，喃喃地，壯嚴地，許下了心願。「如果能擺脫危險，定然傳道於教外人群。」

事畢後，我們細心地遍視了週圍的一切，充滿着「希望」的眼光，急切地等着救星的到來。

可是啊！半點沒有發見……

我們重新坐在橫橋上，我偷看了一下嗎咪，噫！他的情形——與其說他的「情形」不如說他的「病勢」，更惡劣了。

他好像已被死神抓住了，我趕忙抱住他，用我雙臂牢牢的抱住他。



他閉起雙眼，灣着脛把頭襯送在我的胸口，一動不動。如此經過了好多時候。

筋脈上起了一陣寒戰。

我弟弟究竟是否已發昏得不省人事？或是正睡着覺？或是……死了？啊！我真不敢想了。

「主呵！主呵！救救孩子罷！」

我如此呼着：一遍……兩遍……三遍

忽然，真是喜事，媽咪在搖我的兩臂，但並不睜眼。

好幾次了，當一陣淺笑流露過他青白的臉頰時，他捲伸着小手如

此喃喃呢語：『耶穌！我的耶穌！』

我立刻恍然大悟，原來他正在做夢呢。因為往昔他睡後也常講夢

話，因此，我決意不吵醒他。

不多會兒，他睜開了兩眼，揉着惺忪的眼皮，向四週環視。

知道他一定由夢境中很遠的地方來，却不知道他在那邊做些什麼事。

我撫摸着他的嫩頰；而他却兀自愁蹙着。

「可愛的弟弟。」我說：「你這樣舒服地睡了一覺，這爲你一定非常有益處呢。」

「是的，啫呢——我只後悔一樁事，就是「睡醒了。」」

「我相信如此，而且，我也猜得到你後悔的理由。」

「怎麼……？」

「因爲你會喃喃自語：「耶穌」好幾次呢，你做了個好夢，是不是？」

他舉目仰視我，態度驚奇而嚴肅，他的臉同時漸漸的發紅了。

「我難道真話這樣講過嗎？」

「是的，媽咪，而且，你還笑，還揸着手，好像跟誰在講話，你的夢還記得嗎？講給我聽聽你的夢，你願意嗎？」

他好像很感慚縮難堪，末了說：

「我很願意的，哥哥。可是不滿三分鐘就會講完，因為夢中的經過很短。」

他便開始講道：

「我們剛許完了「願，」我便睡着了，矇矓中好像那位大聖人自天而降，他牽了我的手，我跟他憑空而飛……飛……飛……飛……飛到很遠很遠的一個地方。」

「我們飛進了一座大城，城中有一座美麗無比的聖堂，他領了我進去，裡面，我看見了耶穌，他正在祭台上。」

「很快的，我跑上前去，他也伸手相迎，笑嘻嘻的望着我……」

「我跟他到了堂的中央，他忽然抱住了我，我忽然醒了。」

我被嗎咪的敘述感動了：

「多美的夢呵！」我說。

「是的。」弟弟重覆着說：「這是個很美的夢，而且，當我被耶穌抱住時，真說不出有多麼的快樂！我已充滿着寵愛了。」

「如此看來，耶穌是非常愛你的。」

「我也自信如此。」他天真地如此回答我：「現在，我可以確定他馬上會來救我們了。」

# 七

遠遠地飄來一陣隱約的聲音，我們立刻停止了談話。

「你聽嗎咪。」

「是，是什麼呢？」

「我正想問你！」

屏着氣息，豎起耳朵，我們留心探聽。不一會兒，同樣的聲音又起來了。

我們相視無語，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

聽着，靜靜的聽着。

那聲音不停的響了起來，拖長着，一下……兩下……竟越迫越近了。立刻；好像有一線光明的輝芒，我大呼：

「這是一只船！嗎咪，他在霧中向我們這方向開來。」

「一只船？但叫聲很古怪！」

「這是汽笛在叫。」

「我們得救了！」嗎咪快活得大叫：「快來，謝謝好天主，因為這船是他差來的。」

當我們合十曲膝時，「謝謝！」兩個字很快地從心的深處跳出了我們的咽喉。

『最後的努力，嗎咪。』我說：『我應當盡力的向來船搖去，使我們不致把惟一的機會因着霧而錯過。』

仔細聽準了聲音的來處，我使出了最後的勁兒，向救命船搖去。我們看見一只黑黝黝的大東西從對面慢慢吞吞的顯露出來。

『像座山。』嗎咪喃喃着。

船身都出現了，因着霧的作用越來越大。

現在只須喚起艦邊人或是值差水兵的注意，事情就好辦了。

我把小船竭力搖近大船，對嗎咪說：

『你把背後那梗笛快拿起來，盡力的吹響牠，能吹多高吹多高！』

同時，我也大呼：

『救命！……救命！……』

值差的水手沒有聽到。

「糟糕！」我如此說：「他的位置正在船頭的斜桅邊。」

最後；我看見了另外一個，可是，嗒！他正背對着我們。而且，船上的防布，正遮斷了我的視線，我們太靠近船了。

如果大船不聞不問的馳了開去，我想我們必生生溺死於茫茫葬身於魚腹了……

剛才；我們的船還在大船的前面，現在，大船已漸漸由我們的船邊滑馳着，我們叫了半天，竟不發生半點效力。

在大船近尾處，却拖着一梗綁防布的繩子，這繩子正拖在水中。

靈機一動，我撥了幾下槳，等候着那梗繩子。

繩子跟着大船移到面前，我急忙一把拉住，就往拳頭上繞，順勢坐



在搖槳的坐橈上面，緊緊的牽住牠。

繩子慢慢的舒展開去……「吱噶」的一聲便拉直了……

我鬆了一口氣！好像救星已牽住了我的手。

我們的小船稍微振了一下，然後被大船拖着走了。

嗎咪雖然沒有多大力氣，也來幫助我，因着我們的努力，我們把繩子在橈子上繞了好幾繞，使我們的地位更隱固些。

幸運呵！那大船因為霧的原故，開得非常慢，不然的話，我們怎麼能如此輕易地上前奪繩，更如此順利地跟着牠前進呢。

「喏呢！」我弟弟忽然叫我：「你瞧！」

因為離船迫近的緣故，我們才知道這船，呵！就是昨晚我們還參觀過的，那隻邦桃兒戰艦呵。

牠昨晚開始離開亞鬼利城，却在向法國行進的水程中跟我們又相會了。

「多麼巧的相遇！」嗎咪真驚異極了。

我們正在巡洋艦鑑底二咪達的高度。

「一個人都沒有看見我們？」嗎咪發愁着如此詢問。

「我怕這樣，我看不見人呢。」

我們生命的存亡，只在這片刻之傾……

汽笛的吼聲罩住了我的叫聲跟嗎咪的笛聲。

「我們掉了一梗槳了，牠正沉浮在水上。」

這是真的不幸！當我們只注意於繞繩時，這梗槳，便由船上掉下水

去，牠已消沉於滾滾尾浪之中，欲想復得，已噬臍不及了。

繩子綁好，我們再開始了呼叫，但是白辛苦！……大船排洩出來的  
囂囂水響，都把我們的聲音煙滅了。

喉嚨都啞了，我們自行停止了呼喚。

我對弟弟說：「現在如何是好呢？」

他看了看大船長長的艦身，思索着。

「你看，喏呢。」他忽然大道：「在我們上面不是有個船窗嗎？你如果能把我們剩下的那梗槳去敲幾次下試試。」

「多妙的計策，怎麼我會想不到。」

果然，我成功了，我用槳開始大敲那小窗的厚玻璃。

「這比我們空叫總好些。」我對我弟弟如此說。

真話，幾分鐘後，嗎咪大聲叫我：

「看，有人！」

窗格開了，一個古銅色的頭伸了出來，兩眼墨黑，閃閃有光。

「噯！快來救救我們！」我大叫了。

那人並沒有回答我們，祇驚奇地看了我們一眼，他一定沒有懂透我們的意思。

「拍」的一記，那人關上了窗子。自然，我們只好愁鬱地期待着。

幾分鐘後，一個人頭從防布上凸了出來；這就是方才在窗口所見到的臉。

忽然；人頭越來越多，成了一大簇。

這簇人頭集中了目光注視着我們，驚奇地。

他們指手劃腳，他們講着話；可是，因着機聲的原故，我們一些聽不

到。

「他們至少肯救我們！」嗎咪嘆了口氣說：「我凍透了。」

「忍耐點，弟弟。」我安慰着嗎咪：「他們就要來的，等我們上了大船後，你便曉得他們會如何的當心我們，你記得起昨晚的事嗎？」

「你相信他們會給我們乾衣裳穿？」

「無疑的，弟弟，還有比這更好的哩，他們會把我們睡在一張軟綿綿暖烘烘的牀上，然後，再給我們好東西吃，這一切，我們馬上都可以嘗到了。」

「希望能使我們暖和些。」可憐的孩子如此吟呻着：「那麼；我便會好了。」

大聲從上面傳了下來，我們趕緊抬起頭來。

防布上的人頭，已隱去了一部份。

「人家會從繩梯上下來呢。」嗎咪微感興奮了。

不消多時，繩梯真話從艦壁上掛了下來，一個軍官和兩個水手向着我們一步步的下來了。

水手們鉤住了我們的船，靠住梯子，在他們的手上都拿着大毛毯子。

水手中的一個，跳上了我們的小船，抱住了嗎咪，把他站在舵檣上，同時，別一個水手展開毛毯，把嗎咪裹住，一把挾在肩下，便上去了。

第二個水手想用同一個方法對付我時，但我覺得當了大眾如此當我是個小孩子，是非常慚愧的。我急急的推開他，自己拼命的跳到繩梯的第一級上，不要他幫忙。

我那時當然有一種可憐的神態，灰白色的臉，濕淋的衣服，硬綁上去的衫袖，不斷的打着寒慄。

所以，我仍舊給人家的毛毯一裹，挾上了船邊。

立刻；好多人把我們團團圍住了：軍官，水手，志願兵。成了一個環圓形，只有驚愕，只有奇異，只有嘆息。今日的狼狽情形跟昨晚歡樂的空氣，適成了一個反比例。

那軍官遣散了衆人，領我們到了後艙。

經過了一座發光的銅梯，走進了一間房間，這房間的擺飾跟我們第一次來參觀的一模一樣，那裡面有一張雙疊牀，軍官揭起了紅色的帳門。

床上的被單潔白而新稚，蓋毯的顏色是綠的。

房間的中央，放着一只光澤悅目的桃花心木桌子，四個角落都有一只藍色天鵝絨的沙發椅子。

軍官做了一個記號，那兩個水手，便把裹着毛毯的我們各放在一只沙發上。

可是；我立刻站了起來，跑去和嗎咪同坐在一個沙發上。

軍官向兩個水手吩咐了幾句，我們一點也不懂，只見他的手一會兒指我，一會兒指弟弟。

當軍官握着我們的手診脈時，那兩個水手向我們打了一個招呼便出去了。

「這恐怕是個醫生呢」嗎咪偷偷對我說。

「你看，我們可以放心了。」我說：「他是一個「老手」呢！」



「是啊！天主安排得何等巧妙。」

「話是不錯，可是，別忘了我們許的「願，」是否真能做到！」

「天主自會來幫助我們的，喏呢。」

「一記輕微的叩門聲，止住了我們的談話。」

「進來！」那醫生應着。

進來了兩個和我們年歲相仿的孩子。

他們的舉動，給我們以非常的訝異，顯然的，他們當我們是「病屬垂危」的人，因為在他們臉上，裝出嚴重的神態，用脚尖抵着地走來。

一個拿着一大盆熱水，另一個拿着簇新的襯衣，我伸了伸手，點了點頭向他們做了個「友誼的微笑。」

他們同樣的對我們來了一下，當他們看到我們的病不像他們理

想中的重，好像放心了不少。

他們幫我們脫了皮鞋，拉下濕襪來，然後；替我們洗手浣足。

當一套暖烘烘的襯衣換上身後，立刻扒上牀去，我睡在上層，嗎咪睡在下層。

他們把被兒當心地蓋上後，弟弟在下面悄聲說：

「這樣，我們還不一樣要到法國去！」

「是呵！但不知去做些什麼？不過；現在不是我們發愁的時候。」  
我如此回答他。

確知我們已在牀上發燒後，醫生給我們每人一杯飲料，這飲料吃後，使我們更熱得利害，好像被太陽直逼晒着。

一度軟熱，刺激着我們的感覺，四肢舒適得像在羽化，不多些時，養

力的睡魔前來摧促，身旁的安琪兒又閉上了我倆的眼皮……

我們這次睡的很久很久，至少睡了一個大半天。

一陣聲音把我們吵醒了。

這是汽輪的呼叫，似乎牠已將停止了。

我張大了眼珠，看看週圍的一切。

我看見了一個法國青年，他依桌端坐，正在看書。當他看見我醒了，立刻，拋了書，跑了過來，似乎對我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你不能告訴我現在是什麼時候嗎？」我很自然地用依斯蘭話問他。

他的一切回答是「微笑。」他放他的手在我的胸口上，用和平的手腕勉強我安睡。

然後，他跟我說了幾句話。他很像中國人，——並小心地重新給我  
把毯子蓋好。

我們很希望談話，但是希望永遠成了希望，誰也不了解誰的話，只能點點頭，搖搖頭，相視而笑。

媽咪一定是給我們吵醒了，因為他脆小的聲音又在下面響了！

「好些了嗎？啞呢。」

「完全好了，媽咪！可是，我餓極了。」

「我也如此。」

話剛說完，媽咪跳了起來，伏在牀邊上來看我。

這舉動對於我們的看護士——小法國人，有些看不入眼，他一把抱住嗎咪，很快的把他撤到牀上去。

嗎咪，他很不習慣受這種節制，便在下面叫道：

「啫呢！那小孩子捉住我，不放我起來！」

「那麼，我下來好了。」我說完便想跳到他的牀上去，誰知那小法國人立刻又捉住了我。

「不！不！」他一邊說，一邊勉強我睡在牀上。

一切的努力都成泡影！

「不！不！」這是小外國人永遠的回答。

「他不願意我到你牀上來，嗎咪，他總是對我說。『啫』」(non,

non) 像在叫我的名字呢！(Non 與 Nouni 音彷彿，法文即「不」意)

煩燥。

「所以如此，他從鼻孔裡硬哼出『啫啫』兩個字來」弟弟很感煩燥。

我想使這位看護士知道我『啫呢』而不叫『啫啫』但是他一點也不明瞭。

那位小法國人臉上顯得很傷心，他無疑的是想把我們掀倒在牀上。他真不希望我們有如此不馴良的態度。

當看見我們不得已重新又安安隱隱的睡在牀上時，他才鬆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

媽咪長長的嘆了一聲，對我說：

『至少能給我們點吃的充充飢才好。』

『跟小法國人說去。』我如此回答他。

「沒有用的，他又聽不懂話。」

「做個記號好了。」

我用手勢叫了小看護士過來，設法使他明白我們現在肚子餓了。哈哈，他竟懂了。

他微笑領首後，便跑出去了。

不久，他同着醫生開門進來，我們緊握住醫生的手，以表示內心的謝意，使他明白我們已大好了。

醫生對法國少年講了幾句話，那少年退了出去，又很快的回了轉來，手裡拿着我們的衣裳，這衣裳在我們睡着時已被他們洗乾淨，熨好了。

終於，我們下了牀，當我們想換上自己的衣服時，醫生笑着不許。

醫生的好心感動了我們，我們拉着他的雙手，再表示謝意。

我們衣裳剛剛穿好，那船上的白衣厨司又跨了進來，這次，不但有酒有點心，更是一「貨真價實」的一頓豐美的大菜。

他放上四個食皿。

和我們同桌的是那看護士跟昨晚幫我們上牀的小法國人。

在吃喝之間，我們自持着非常客氣有禮，我們談着話，那兩位講法國話，我跟嗎咪講着依斯蘭話。

我們儘量大嚼，每盆菜差不多都光光見底了。同時，胃腸再也不輾轉叫飢了。

菜一盆一盆的添上來，人家真當我們是童話中的王太子了，我們真吃不消呢。



對於這次盛筵，我從來沒有如此自由地嘗試過，吃飽了以後，呆對着兩位同桌的外國人，從無奈何中想設法大家親近親近。

他們呢，似乎滿不在乎這回事，無拘無束地，形容自若。

他們做手勢叫我們吃，叫我們再多吃些，似乎在怪我們爲什麼只吃這麼一點點。

吃完了，我們便跑到橋上去玩。

一次驚訝正等着我們。

大船一動不動的停息在廣渺平靜大海中。離大船不遠，也停着一只小而很美麗的汽船，一面葡萄亞國小旗正飄揚於艦後。

『這是飛籟 (Fylla)』當嗎咪留心細看後，他大叫：『可不是！喏呢，你瞧。』

當我仔細看完，才高興地知道嗎咪的話並未說錯，這真是飛鏢號——葡萄牙戰艦，牠每當夏天，常到亞鬼利地方來的。

牠一定是在向我們城裡去的路程中，而且一定肯帶我們回去的。

「這不是一個聖蹟嗎？」嗎咪對我道：「老天何等的愛我們！」

「真的，真是天佑我們。」我出神的回答着，那桃兒艦上的船員都聚集到橋上來，並以同情的熱誠，對我們作親愛的表示。

我們起先有些羞澀，可是，這些忠實的水手們，如此誠懇跟多情！使我們的羞澀早化爲活潑與興奮了。

各方面向我們伸着手，我們便以至誠的知恩心，各個握罷。

這些慈祥的面孔，好像太陽的反射，躍流於波濤之上。

在圍梯邊，我們的艦隊司令官正候着我們。

這是一個壯年人，康健的身體，雄豪的姿態，笑容可掬，慈父似的。

「應當謝謝他的招待呢。」我趕忙對嗎咪說，於是我們一同向他走去，心中微微的感到些恐懼。

他——司令官，對我們注視着，點着頭微笑，我很快的拖住他的手，捻得緊緊的，用依斯蘭話謝了他救命之恩和在他艦中所受一切的優待。

「你一樣，」我對嗎咪道：「你也應當來謝謝人家。」

我弟弟捻住了司令官另一只手，天真地在上面接了一個吻。

軍官一隻手摸住嗎咪的頭，另一隻手摸住我的，撫摸着我們的頭。

這如此威嚴的司令官竟受了極度的感動，一滴亮晶晶的眼淚從他眼睫毛下掉了下來，

忽然一下無名的靈感，使我理想起這司令官定是觸景生情。從我們二人身上聯想到他的故鄉來了……

在下船之先，我們再行回首，向衆人作最後一次的告別，善良的水手們都用法語來回答我們，雖然話聽不懂，可是就我們的猜想，他們的話全是動乎至情，出自中心，句句能令人深思的。

圍梯下面，不僅是我們自己的小船等着我們，還有那只美麗的邦桃兒小汽艇也沉浮在小船之旁。

如此光榮的待遇，反使我們慚愧極了。

小汽艇中插着旗幟；我們那慈悲的醫生，我們那「看護士」和他的同伴剛剛坐好。我們兩人挨坐在醫生身旁。

幾個水手也上了小艇，把小船綁住在小艇尾上。不消一刻，我們的

小艇已直向飛籟號馳去。

當水手們向我們招手歡送時，我們也反首相向，揮帽回禮。

在似鏡的海中，我們很迅速地離開了那只值得留戀的大船，那曾以厚禮善待我們的船兒。

這次偶然而長久的逗留，在我們的回憶中是永遠不能磨滅的。

原书空白页

# 八

從這船到那船，在小小的過渡之中，我們發現了一幀絕妙的圖景。這是南方特有的一個晚晌。

先前的寒氣跟大霧已經煙消雲逝了。

一輪晚日在天海邊際發着光，這海上不會有整個的夜，這時強烈殘暴的白天正慢慢兒溶混在午夜日光中。

日與夜的調和，襯綴成一線玫瑰彩色，這彩色渲染投射到各處，一

切東西都發出黃金色的反映。

這是條多麼悽美的路程！四面八方都被包圍着虹色的光芒，我們的汽艇衝破着虹色前進，衝破着金紅色的晚光前進。

這條路實在沒法形容，無從描寫，金色的海水，波動湧瀉，金色的流質，光輝灼爍，好像無數錯綜紛雜的珍珠跟瑪瑙。

風景是太美妙了……

看着看着，我們已到了飛簾號的圍梯下邊。

兩位葡萄牙軍官，穿着奪目的制服，前來迎迓我們。

水手們留在汽艇中，醫生和二位幼年水手，我，嗎咪，都跨上艦邊。

葡萄牙水手們都以親熱誠篤的態度來歡迎我們。

人們全以訝異的眼光，直看着醫生軍官領我們過着艦橋預備進



## 司令官辦公室。

這媚人的船邊是非常的白淨的。

艦橋上的地面是洗過的，擦乾的，尋不到半點齷齪，艦砲和其他金屬物都簇新的，閃閃燦光。

經過了一條很玲瓏的扶梯，我們才到了司令官辦公室，這辦公室竟跟邦桃兒大船上的一樣美麗，整齊。

那司令官年紀並不大，黑鬚，綵髮，神態很莊嚴並很和愛，他趨步向法國醫生，殷勤地跟他握手，拖過一把紅天鵝絨的靠背椅請他坐。

然後；他走向我們，同樣地握了握手，並做手勢請我們坐在一條包着紅色天鵝絨的長檯上。

司令官和醫生談着法國話，嗎咪和我只能呆呆的看着，而那兩位

小水手却似乎聽得非常起勁。

這不難猜得到他們一定是在講我們；醫生無疑的是給司令官在講我們的小小歷史，而他們倆——小水手們更時時轉首向我們作會心之微笑。

「聽不懂話，真氣死人。」嗎咪向我悄聲悄氣地說：「我想他們一直在講我們呢。」

「是的，可是放心，他們決不會說我們坯話的。」

房門上輕輕地叩了一記，進來了一個小當差的，他一手捧着一只盤子，盤子上面安放着一瓶香檳酒和六只玻璃杯，一手又拿着一只銀盤子，放滿了五顏六色的小點心。

那小當差把一切手裡的東西都安放在正中卓子上，很嫻熟地開

了香檳酒木塞，倒滿了兩杯白沫滾滾的酒，然後向司令官投射了一下疑問的眼光。

司令官開始注視着醫生，伸手指着我們四個小孩子。

醫生便做了一個手勢，似乎已同意了司令官的請求。

我們立刻便明白了，互視着，快樂的花在心田上怒放，那司令官便拿起酒瓶，把我們的杯子也傾滿了。

其實；他在第四只杯子裡只淺淺的倒了半杯，用一種慈父的目光向嗎咪看去。

大家圍桌而坐，舉杯相祝。

嗎咪嘗了一口酒，便偷聲對我說酒味兒真不差呢，可惜的是杯中的酒太少些，但是他已怪滿足了。

司令室中的逗留，等吃完東西後便告結束了。

嗎咪和我向法國小水手謝謝照拂之恩，尤其是對於那醫生，多謝他一番當心，他輕輕的，接連的拍着我們的頭，笑絲掛滿了他的臉，

和法國小水手們輪流着握罷手，我們飛快的跑下圍梯，「崩」的一聲跳進送我們來的小汽艇上，和等在艇中忠實的水手們告別。

告辭畢，我們回到艦上，眼看那小艇馳向大船而去。

我們兀立在艦頭，揮巾搖帽，向我們的朋友們行最後的告別禮。

不多時，兩只大艦各奔路程，法國的向西回去，葡萄牙的向亞鬼利城回去。

我不能一一細述在飛籟艦上受到的種種特殊的待遇，只能說；在飛籟艦上等於在邦桃兒艦上，同一的待遇，同一的歡忻。

所不同的是：我們懂得一點點葡萄牙語。

誰認識過葡萄牙人，便能深知他們對於商業的稔熟與技巧。

在飛籟艦上的一度逗留中，他們想盡了方法來娛樂我們。

他們把艦上的一切都指給我們看，解釋給我們聽，領我們到各處去玩，把軍官的武裝帶和指揮刀給我們佩帶上，並答應我們可以一直佩帶到分袂時。

在這只艦上有三個小葡萄牙人，當然嘍！我們立刻便成了好朋友了：這是最好的遊伴。

夜裡；我們一起用晚餐。

在晚餐之中，嗎咪問大船跟大船既不能講話又離得很遠，如何大家會相約着同時停息呢。

小葡萄牙人便解釋給我們聽，大船自己是不會說話的，可是；牠們會做信號，以代言語，用信號可以在某一距離互相應呼，牠們的信號是如此叫：「信……號！」

那法國大船是如此給號信給飛籟號的：「信……號，現有二依斯蘭童子，他們住在亞鬼利城，你願意帶他們回去嗎？」飛籟號立刻回答：「好的。」

於是，兩只船各自停住了——以下的，我們便自己知道了，小葡萄牙人解釋完畢，便開始究問起我們不測遭遇的前因後果來了。

我們便長長一大篇，有頭有尾的告許了他們。笛子，釣魚，霧，大浪，鯨魚，可怕的夜，我們的「願」和幸運的遭遇……

講到鯨魚時，他們便插嘴說，他們也曾遇到過一羣鯨魚，這些水禽也會大噴其水。他們中的兩隻，把大船追了好久，然後沉下水去。

「它們用水把我們衣裳全弄濕了。」嗎咪說。

小葡萄牙人不懂鯨魚如何能把我們弄濕的，他們只相信是浪沫把我們灌濕的。

故事講得如此娓娓生動，在血紅色午夜的日輝中，我們的談話差不多已延長到二小時。

最後：似乎該睡了。在新朋友的寢室中，嗎咪和我各找到一只牀。

睡魔把我們的眼皮壓得有幾千斤重，雖然在邦桃兒艦上已安睡了好久的我們，這時仍覺得懶洋洋的，果然，不多會兒我們都入夢境了。一睡睡到大天亮，睜開眼來，我們的船已停留於亞鬼利城邊水中。

了。因為我們已聽不到機器的聲音。

一切是溫靜，清朗！

迅速地，我們穿好衣裳，預備到艦橋上去看去。

呵！飛籟號已拋錨於昨日停那桃兒號艦的隣近了。

多情的水手圍住了我們，祝賀我們的幸運跟平安的返家：並和我們善意的戲弄。

我們的葡萄牙小友馬上來找到我們，陪我們到軍官膳室裡去進早點。

早點非常考究：每人有一個半布丁，以及甜粉，肉桂粉，「印度產」的麵包，在桌子的正中是一大塊牛油。

早餐既畢，應當向司令官去告辭。



水手？

他——司令官，很客氣，他問我們是否願意來到葡萄牙船上學做小

我們回答他說：「應當先得到父母的同意。」

「多妙的回答！」他笑着，並且又說：「今天大清早我們的船剛進海灣時，一只小汽艇過來探問你們的消息呢。」

我們圓張着兩眼，呆呆地聽着。

「是的」他繼續着說：「你們的走失是給雙親一個很大的憂急，爲尋你們，好多汽艇都被遣派出來呢。」

「我幸能把這好消息送給你們的雙親。」

「我曾對他們講過，你們果然在我的船上，非常安好，並且打算以最迅速的方法送回尊府。」

我們兩人立刻站起身來，握住司令官的手，謝了他一番美意。

「不必再講了，可愛的孩子們，」他又說：「因為你們的令尊令堂等着的原故，你們最好是馬上回去，越快越好。」他又親愛地如此說：

「飛鱗號停在這裡，你們有空儘可以上來玩玩，並且准你們時常來見我。」

這種友情的殷勤，使我們非常快樂，立刻；又去抓住了他的手，感激得俯首無語。

他陪我們上了艦橋，預備送我們的一行。」

一只白色的小艇，盪漾於海面上，牠的後艙綁着我們的小船。三個水手，正等着我們。

我們還了腰帶佩劍，和一衆船員作別。

我們的葡萄牙小朋友們也等在圍梯旁邊。

看見了他們，嗎咪忽然有了一個好主意，他很快的跑到司令官面前。

「噢！司令官，」他嬌憨地道：「你不能答應那三個小朋友跟我們作伴麼？」

司令官開始笑了，而且表示了他的同意。

「可是，你應當看住他們，勿讓他們和你們似的走失踪呵！哈哈。」

「一定可以，司令官。」嗎咪忠心地說罷，便飛快地跑去把這消息告訴了我們的小朋友們。

頓時皆大歡喜，他們齊說：這種允許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呢。

原书空白页

## 九

一切都準備好後，我們坐進小艇，向飛籟號上面的葡萄牙人作一次最後袂別的高呼：

『再見罷！』

『Paa Gensyn!』（再會罷）他們用葡語如此回答着。

『該向那兒搖？』我向水手們說，但是不等人家回答，嗎咪搶着說：『請讓我來把舵，我做領港是很「內行」的。』

「好罷。」水手們笑着答應了，他們把舵捧讓給弟弟把住，於是嗎咪得意洋洋地指揮着如此漂亮的汽艇。

頑皮的弟弟不把舵直向家中指去，却微微斜向尙停息在海灣中的几只外國大船邊去。

在亞鬼利地方，我們的失蹤給了每個人以極大的騷動，海陸二處一切的人，都在找尋，都在紛紛議論，猜測。

當我們的小艇經過這些大船時，船上的人立刻認識我們，並且發出許許多多好奇的詢問。

我們很高興地回答他們說；我們這次的失蹤，是由於釣魚；而我們的得以回來，却由於飛籟號。

人家笑着向我們撓撓大姆指，還有些人則向我們做做手勢，來一

個我們不愛聽的預言說：「哼！誰在家裡等你們？當心打屁股！」

這些預言我們不愛聽，所以，嗎咪；他叫水手們快些划槳，他的舵也向家中把正了。我們的家近在海濱，隔壁就是座聖堂。

靠岸了，我們跳上了陸地，一邊請水手們把兩只小船推上沙灘，並且請他們暫等一會兒。

我們想領我們的小朋友跟水手們同去見見爸媽。

他們同意了，於是，把小船拖上海灘，跟着我們走。

爸爸，媽媽，大姊姊，北茄，老遠的伸着手迎接我們，在相見的一剎那，誰都不提起我倆小漁翁不測之事。

我們不是兩個已經失蹤了的孩子嗎？人家不是已經當我們死亡了嗎？可是：終於回來了，仍是先前那樣活潑，快樂，幸福！

慶祝的宴會開始了，我們的同伴便被邀作座上之客。進着咖啡點心。

當我們正圍坐於餐室中興高采烈地吃喝時，小葡萄牙人和好水手們便大講起他們所知道的我們的冒險史了。

他們娓娓道來，還添枝加葉的雜了不少話，最後的結論是：我們這次的身入危境，實在是由於沒有經驗。

最後；他們請求爸媽看在他們面上，赦免了我們這次無知舉動的過失。

對於客人的要求，爸媽半點沒有推却，我們呢，對於來客如此的好心，當然表示萬分的謝意。

我於是對媽說：葡萄牙小水手們如何如何的待我們好！



她馬上去拿出一箱乾葡萄來分給他們，以表謝忱，小水手們呢，很老實地接受了這微小的禮品。

一小時後，我們的客人便向爸媽告辭了。

媽咪和我，一直送他們到海濱；我們還想向他們道謝他們在爸媽前的一番說情，可是；不知怎麼說才好？只是；互相緊握住手，流着眼淚，對着可愛的小同伴們，竟不知不覺的黯然魂銷。

汽艇漸漸的遠了：小了：

我們重又回到家中……

……  
整整的半天，我的腦海中，翻騰着那一幅海夜中許「願」的圖畫，我鎖眉蹙額，深愁這許過的「願」不能實行。

我肅然自問：「我們如何才能做到那在上主前鄭重預許的事？」  
我決定就在當天把這事對嗎咪說去。

我找到他，邀他到屋外去散步。

他欣然首肯了。

我們跑到一個鄰城的小山上，這小山上目前正叢生着灌木，到了巔上一塊凸出於青草紅花的山巖石旁，我們駐足不前了。

似乎很久，誰也不說話。

死靜的空氣中，我們瞻眺着波平浪順的海灣，和海灣上一只只停着的外國船，在一切船隻中，飛籟號現在已是比較最大的一只了。

終於；我打破了二人間的靜默。

「你想，嗎咪，」我對弟弟說：「我們曾許過的『願』？這是件關係

我們終身的事，因為人如果允許一件事給天主，就應當徹底做到。」

「一定的，」他如此回答：「既然天主如此靈驗地救了我們。」

「是的，但是我們曾許給天主我們將傳道於教外人群，這怎麼辦呢？」

嗎咪把同情的眼光掃射到我臉上了，在他那雙桂圓核似的黑瞳珠裡，充分表示出無智無識，無憂無愁。末了，他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法，可是；我把這件事托給天主，他是全能的，我們當把一切事情都交付於他。」

這是嗎咪「永久的結論，」當他遇到什麼困難時——純潔美麗被愛於上主的靈魂呵！牠把一切困難都交付給他。

我便說：

『你說的很對，我們時時靠好天主的幫助，並且勿忘了我們所答應他的。』

我的小弟點頭默允，於是大家快樂地，手兒攜着手兒，一步一步的向歸路上跑去。

## 尾聲

匆匆的光陰，如金梭銀箭，在我們童年的河上，偷偷地渡射過，是上主奇妙的安排，一年後，我爲着結束學業的緣故，曾往法國一行，再過了三年，我的弟弟也來了。

媽咪，永遠是個天真熱心的孩子，和童年時一般，逝世於路佛杏 (Louvain) 哲學院中，即離依斯蘭島十二年後。

我深深地希望並相信，在他——親愛的弟弟，單調生涯結束之後，耶穌必將大伸雙手歡迎他，好像在那次可怕的黑夜裡，在茫茫無際的海灣中，他自己夢中所遇見的。

原  
书  
空  
白  
页

本書原名 [Nonni et Manni]

直譯題名似當爲「嗒呢與嗎呢」

茲求簡潔起見，易名曰：「噠」，蓋以

貼符著者自述童年時代之「一夜

回噠」，但「嗎呢」誤排「嗎咪」

顯係校對不慎，如得再版機會，自當

改正之。